

年

卷

期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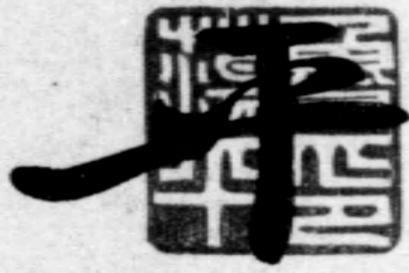
1

第

第

2: 1-7

精神成言



目 要

第 二 卷

時 事 述 評

華北治安與日帝國主義……………逸民

社會主義與中國國情之觀察……………錦培

從濟案到萬鮮慘案……………逸民

請肅清烟毒之害……………子乾

落花……………小說……………樂愚

第 一 期

總 理 遺 像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禱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三日

孫文

三月三日

筆記者 汪精衛

證明者

宋子文

汪精衛

汪精衛

宋子文 戴恩

時事述評



華北治安與日帝國主義

逸民 一九三一，九，十二日。

近二十年來中國內亂底循環起伏，帝國主義者實爲其主要的推動力。而且每每是扶助比較落後的勢力，反對進步的勢力；或者助長地方的，部份的，殘餘的軍閥力量來抵抗中央破壞統一。有時各帝國主義者各挾持着一個軍閥底力量使其暗鬥明爭。說句老實話有時中國底內亂不過是帝國主義者衝突在中國境內變相的表演罷了。因此中國最近二十年來沒有一年沒有內亂沒有一處沒有土匪。歸根結蒂爭地爭城殺人盈野盈城的惡劣淒慘底結果完全全集合加重在中國人民底身上了。至於各帝國主義者則每製造內戰一次即多得一次利益，同時即加緊加深對中國經濟的政治的侵畧。而我們民族底病魔纏身則愈來愈緊，病勢更日益沈重了。

歷年製造中國內亂最多最露骨的尤其是日帝國主義者。吾人試稍一回憶中國戰爭史那一役沒有牠參加，沒有牠在其中推波助瀾呢！自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始則助袁世凱稱帝黨根本顛覆我民國，削平民族革命底力量，以遂其二十一條亡滅我國家的要求條件。厥後直皖之戰，奉直之戰，那一次沒有日帝國主義者在那裏作祟呵！及革命軍北伐大有推倒其老走狗底勢力可能，故親自出馬，阻碍北伐，致有濟南慘案。難道這還不是日帝國主義者製造我國內亂以殘酷強暴底手段侵畧我民族底鐵證麼！

最近日帝國主義者對我進攻愈來愈厲害，愈兇猛，直接間接的手段一時兼施。眞有如「山雨欲來風滿樓」「圖窮匕見」底氣概。萬鮮

時 事 述 評

慘案底鮮血未乾，又繼之以青島底毆殺。資助石友三造反剛告敗北，更以飛機載送閻錫山回晉作亂。并連結廣東政府使其出兵湘南。再藉中村失蹤事件大事宣傳和恫嚇底能事。如謂：「擊破東北政權永久確守日本帝國既得之權益」他如出兵三軍團解決中日間一切懸案等等口號底叫囂，不勝枚舉。其實中村不過是日本一個浪人失蹤與否尙未有據可信，即令失蹤屬實，比較萬鮮慘案其重要性的懸殊不啻千百。至於中日間一切懸案不能解決底原故，皆曲在彼不在我，中國固極願早日解決一切。總之曰帝國主義者所施於我國一切強暴底行爲，不外是製造內亂，坐收漁人之利；尋找外交上底藉口。以爲要挾底工具，今更乘我天災人禍相逼而來底機會，大唱其武力侵畧底政策，迫武爲「城下之盟」是了。其政策底狠毒，其居心底狡詐，深遠的程度，誠難以筆墨形容呵！一句話：這樣侵畧底政策。就是不斷底侵畧政策罷了。

可是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中國今日固是弱者，而日本亦未必甚強。假使日帝國主義者果真因中村事件實行出兵滿蒙，則必引起各帝國主義者的爭鬥，決不會坐視日帝國主義者獨得滿蒙底利益，至少會惹起美國底反抗。甚至因此爆發第二次底世界大戰亦不可知。然而當此世界經濟凋蔽底時候日亦創巨痛深。恐沒這樣的預備與膽力，至少不過是耀武揚威嚇服中國而已。所以我們底對策是：一面督促外交當局據理力爭，千萬不可懾於一時底權威，而承認其亡國破家底條件；一面喚起民衆準備力量重新鼓起打倒帝國主義的精神，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牠是我民族革命中勁敵之一。諺云：薪不盡火不滅，日本帝國主義者不打倒，我華北人民永遠不得安枕。望全國同胞一致猛醒，要來立時停止內戰賑災禦侮和平救國。誰願甘爲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即是民衆共同底敵人協力殲除之。



社會主義與中國國情之觀察

錦培

序論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種名詞，在現在的中國，已經很流行習見了，但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與社會主義的社會，根本上有甚麼差別呢？恐怕一般人尙未必十分清楚吧？從來社會主義者，對於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祇體無完膚指摘攻擊的，而對於社會主義的社會，除了幾本烏託邦的小說描寫理想的社會情形以外，却並沒有什麼文獻可以研究。就是社會主義的聖經——資本論，也是一見書名，就可以知道他是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爲其研究的對象，對於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則並沒有什麼闡明，

地方，所以社會主義的社會，究竟是一種甚麼東西，現在的人誰還也不能斷定。因爲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現在的世上，可以說是還沒有實現。蘇俄算是已經實行過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了，但是俄國現在的社會經濟狀態，照列寧自己說的，亦不過是一種過渡時代的社會狀態，還要經過幾許時期才可以完成！經過這過渡時期以後，能否直接走到共產主義路上去，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馬克思所謂「共產完成期」的真正共產主義社會，除了布爾塞維克主義信徒以外，誰也不能輕下斷定！現在俄國的社會經濟狀態，乃是要想實現共產主義

社會的一種過程，不能斷定經過這種過程以後的一定可以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同時亦不能把過渡時代的社會狀態，就看做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狀態，而把對於俄國現狀不滿的過酷批評加在共產主義社會組織的身上。

但是社會主義，是為攻擊資本主義而發生的。就經濟思想史上說，資本主義經濟學成立以後，約經過百年，才有社會主義經濟學發生。就社會主義的理論上說，先有了資本主義社會，並相當發達以後，才有實現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有連帶關係的。要曉得社會主義的社會是什麼？先要曉得資本主義社會是什麼，我們如果明白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是什麼，則處反對地位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狀態，雖不能說是十分精確的明白，也可以推知其大部份，而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區別，也就容易發見了。

1. 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特徵

與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可以從種種方面去觀察，並須種種的說明。我現在想從經濟組織上，觀察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麼對立的原則，可以區別的地方，是一方面可以闡明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特徵，一方面可以推知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面目。

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由三個組織要素結合而成，第一是個人主義的經濟秩序，第二是營利經濟生產方法，第三是私人企業。這三個要素是「三位一體」，結合而成現代的經濟組織。所以要了解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本質，不可不稍加詳細考察這三個要素是什麼！

第一個人主義的經濟秩序

：在現代經濟組織的底下，個人對於自己的經濟生活，須自己負完全責任，換一句話說，就

是國家對於人民的生存，不負保障的責任，一方面國家亦不要求生產管理權，將生產手段完全歸於中央管理，他方面對於人民亦不負保障經濟生存的義務，就是經濟的創始權，與經濟生存的義務，均委託於各個人身上，國家自己不去干與。國家的義務，不是積極的去保障人民生存的安全，而是消極的除去人民生存的侵害，財貨的生產，財貨的交易，財貨的分配，均期望由個人間的自由決意與安全履行。國家對於勞動，並不加以強制，個人所以去做勞動，並不是由於國家的命令，而是由於他自己的決意。強制他們勞動的原動力，不是國家的法律，而是個人的經濟事情，與滿足自己生活內容的欲望。個人經濟活動的結果，無論成功失敗，由個人自己擔當，各人的命運，由各人自己去開拓。不過個人心身太弱不能自己生活的時候，往往由各種貧民救濟團體給與救助。但照現在一般國家的法律，這不算是私法上的權

利義務，貧民對於國家或其他公共團體，沒有要求救助的權利，純是一種慈善的行爲。國家——或社會——對於他的組成員，負不負經濟生活的責任這一點，多數學者，往往視爲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根本的差異點。就是社會主義的組織，是社會對於組成員的物質生活，擔負意識的責任，反之資本主義的組織，是沒有這種責任，各組成員的物質生活，如上面所述，由各人自己去負擔責任。國家對於個人經濟生活的最高法律原則，是個人自己負責，這叫做個人主義的經濟秩序。不過「個人主義的」這句話，仔細觀察起來，未必十分適當。因爲個人主義社會制度的真單位，不是個人，而是血族關係的家族。好比化學物體一樣，不是由原子直接結合而成，乃是由結合成分子的諸原子結合而成的，普通不是個人對於自己負經濟上的責任，個人所得，不必歸屬於該個人，無寧說是歸屬於他們的家族，所以就

家族小團體來觀察，大抵是實行社會主義制的，不過就國家或社會立腳點看起來，大體却是個人主義制就是了。

因要維持個人主義的經濟秩序，自然會生出兩種結果，就是私有財產制度，與經濟活動的自由。因為個人的物質生活，既然出自個人自己負責，那麼，個人物質生活的資源——就是財產，與個人經濟活動，當然要歸個人私有，個人自由。義務與權利，是有連帶關係，既要個人担当義務，自然要給個人權利。沒有私有財產制度與經濟活動的自由，個人主義的經濟秩序是不會成立。所以私有財產制度與經濟活動自由，是維持個人主義經濟秩序的必要手段。有許多人說是財產私有與公有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點，嚴格講起來，并不十分適當，財產私有是維持個人主義經濟秩序的一種手段而已。要廢止私有財產制度，同時對於個人的物質生活，社會非負擔保障的責任不可。

。這樣的，社會對個於人負責的經濟秩序，叫做社會主義的經濟秩序。在社會經濟秩序底下，社會對於組成員的生活，既然要負保障的責任，那麼要達到這個目的，社會自體非經營生產不可。因之生產手段非歸社會公有不可。財產公有，亦是為維持社會主義經濟秩序——即社會對於個人生活保障責任——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所以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秩序，是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財產公有為達此目的的一種手段，不過兩者有連帶關係，所以一般人對於財產制度，非常重視就是因此了。

要維持個人主義經濟秩序，除有私產制度的必然手段以外，經濟活動的自由，亦是當然的結論。因為經濟生活的自己責任與經濟活動的個人自由，兩者互相對立，是很自然的。所以在個人主義的經濟秩序底下，個人經濟活動的個人自由，原則上是為一般所承認的。但是所謂原則上的經濟活動自由，並非是說一切的

經濟行爲，均不受法規的制限，而是說法律上除特別例外之外，一切是自由的，但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底下，爲確立社會主義底經濟秩序起見，生產手段——財產，收歸公有以外，生產要素之一的——勞動，亦要歸於公有，這也是自然的結論。所以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勞動是強制的，「不勞動者不得食」，是社會主義的口號。我們只觀察俄國革命後「勞動軍事化」的嚴格組織，與「勞動忌避」的刑罰規定，由就可以曉得了。爲達到社會主義的經濟秩序起見，非但勞動強制，即生產與分配，亦必歸於中央機關管理。那麼資本主義底下的所謂生產自由，與消費自由，亦當然不能成立了。

所以個人主義的經濟秩序與社會主義的經濟秩序——就是社會對於個人的物質生活負擔保障責任與否，爲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區別。而在個人主義經濟秩序底下的財產私有制度與經濟活動自由，與在社會主義

經濟秩序底下的財產公有制度與經濟活動制限，也是兩者當然的結論。

第二營利經濟的生產方法

：僅只個人主義的經濟秩序，還不能形成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所謂資本主義，是個人主義的經濟秩序與營利經濟的生產方法結合而產生的。無論在何種社會組織之下，各種生產，一定帶有損失或失敗的危險。好比天時不順，農產物不收一樣，或因技術上的失敗，所投下的資本與勞動不能得預期的成功，即使技術上成功，但所生產的物品，能否滿足需要者的慾望，能否暢銷，還是疑問。這等附隨生產而發生的危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是由生產者個人負擔，同時他們所得的利益，亦是歸於他們個人。這種在於損失的危險與利益的預想底下的個人生產方法。

（未完）

我國鐵路負債統計

記 者

項 別

(甲) 外債

各路發行債票

各路材料債款

各路各種墊款及借款

其 計

(乙) 內債

各路發行債票

各路材料債款

各路各種墊款及借款

其 計

內外債總計

(附註) 表內各數目字，係截至民國十四年底止，所欠本息折合銀元之數。

款 數

三七七，九九三，四〇五，八三元

四四，四九五，三〇二，九二元

九八，四一八，四一二，七八元

五二〇，九〇七，一二一，五四元

四三，九三三，〇六一，五七元

七，二八一，九六六，三四元

二二，七七四，七五二，三五元

七三，九八九，七八〇，二六元

五九四，八九六，九〇一，八〇元



從濟案到萬鮮慘案

逸民

一九三二，九，七日。

目前抵制日貨，與日經濟絕交，「報仇雪耻」的聲浪，又掀起全國了。這種悲壯熱烈底呼聲，是日帝國主義者「東亞共存共榮」與所謂「滿蒙積極政策」一種露骨殘暴底賜予；而我同胞就在此種「欺騙強盜式的口號」底下，變爲日帝國主義者的犧牲品了。從濟南慘案一直到最近的萬鮮慘案，雖然表演底形式不同；一則取直接屠殺底獸行，一則施借刀殺人底鬼計，究其實侵畧中國壟斷華北底野心，係與二十一條件一貫底精神決不是偶然底表現。

國人如不善忘，必然記得五九國耻未雪，濟南慘案又到。當一九二八年革命軍北伐達到山東底時候，日帝國主義者恐我民族革命進展，足以動搖其根據不平等條約所獲得底不正當，不合理底權利，因此出兵山東，阻礙北伐，以致演成空前未有底濟南慘案。這次慘案的意義，是百分顯露了日帝國主義者對我民族革命底力量進攻，與挾舊軍閥勢力，以遂其侵畧底野心，係路人皆知毫無疑義了。

自世界經濟發生空前未有底恐慌，日帝國主義者以蕞爾小國，殖民地亦較其他帝國主義者更爲狹小，因此在這樣經濟恐慌之下，益感覺得亟亟不可終日，有迅速尋找出路必要，然而極目四顧，茫茫大地，所有地球上的表層均爲各帝國主義者瓜分殆盡，無可伸足底餘地。其唯一的經濟尾閭只有加緊向中國發展尤其是華北。這就是帝國主義者高唱對「滿蒙積極政策」一底原因。所謂「積極滿蒙政策」底確正的

解釋就是積極對滿蒙侵畧。由經濟的政治的底侵畧進而為領土的佔有。所以在日帝國主義者「滿蒙積極政策」口號底下牠必然要有計畫有組織地製造一切在政治上藉口起釁底原因。以便完成其獨佔領有底野心。所以日帝國主義者在長春萬寶山的地方教唆韓人強佔中國當地農民土地並屠殺他們，這尙不能夠鑿「彼浪子野心」底願望，更進而鼓動鮮人排華底慘劇。最近因中村失踪小事日軍事當局竟高唱對滿蒙現時有軍事行動必要，而對自己所唆使鮮人屠殺萬寶山農民及在韓華僑，空前未有底慘劇則巧詞推委，視為無足輕重，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萬鮮慘案底發生除上述的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在國際上尤其是在中國境內。日美經濟衝突底原因：最近兩年來美帝國主義者在華經濟上和政治上底勢力，大有一日千里底趨勢，甚至伸張到日帝國主義者視為禁樹不許他人染指底滿蒙上去了。因為金元主義者底勢力在中國一

天強盛一天，即日帝國主義者在華底勢力一天削弱一天了。比較幼稚的日帝國主義者遇到這樣底勁敵自然不免要發抖起來，所以牠要使滿蒙成為牠底獨佔勢力必然要想方設計尋找政治上藉口進攻的原因，以遂其虎噬狼吞底欲望，以阻止美帝國主義者對蒙滿的經濟勢力的發展，這是萬鮮慘案底又一原因。總觀上面所述應該有這樣明確底肯定底論斷；即這次萬鮮慘案絕對不是偶然爆發底事變，更不是鮮人排華底暴行，而是日帝國主義者一種有計畫有組織的對滿蒙政治侵畧底預定陰謀。冀進一步作政治上軍事上的佔有。作為日帝國主義者第二個朝鮮和台灣，這就是牠所謂「東亞共存共榮」底解釋，與對滿蒙積極政策底真諦。

我們既充分地瞭解日帝國主義者是我民族革命中死生敵人底一個，然則只是高唱與日帝國主義者「經濟絕交的口號」就解決了問題麼？這是沒有的事。固然誠能實行與日經濟絕交

的口號」就解決了問題麼？這是沒有的事。固然誠能實行與日經濟絕交，足以使她在經濟上受多少底恐慌。但決不是唯一抵制與自救底辦法。因為在經濟絕交上本身就包含有很多內在與外爍的矛盾點：第一中國係次殖民地底國家，在經濟上早已為各帝國主義者所支配了，不買日貨必買其他帝國主義者的貨物，而漏卮底外溢絕無二致，於我國國民經濟上何常有絲毫底增減：第二買辦階級和內地底奸商是不顧國家利益，而以本身利益為前提的。每我國人奔走呼號聲嘶力竭抵制日貨一次而日貨即激進一次，這是歷次抵制日貨的結果不可諱言底事實。這次在滬抵制日貨的聲浪繼起，而存滬的日貨即為之一空，至於日貨的進口較平常激進的程度，則更有難於形容哩，幾致輪運倍形忙碌，而碼頭上進口的日貨堆如山積。難道這還不足以證明商人階級愛國底程度麼！第三現代世界經濟底結合異常底密切，在經濟上彼此相互

依賴的地方很多。原料與商品時時互相需要。絕對不能像閉關時代一樣。當然我並不是反對與日經濟絕交。只是說頭痛醫頭脚痛醫脚決不是治本底辦法。問題的根本所在是澈底打倒帝國主義者在華一切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權利，尤其要趕速取銷日帝國主義者在華根據不平等條約所謂既得底權利，以完成我們民族革命。這才是一勞永逸根本救國底辦法。



節錄 總理遺教「三民主義」演講民十，六月。

漢族向來號稱是四萬萬，或者還不祇此數，用這樣多的民族，還不能夠真正獨立，組織一個完全漢族的國家，這實在是我們漢族莫大底羞耻，這就是本黨底民族主義還沒有徹底的大成功，由此可知本黨還要在民族主義上做工夫，必要滿蒙回藏都同化於我們漢族，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大家都知道，美國在今日世界之中，是最強最富的民族國家。他們民族的複雜，就種類來說，有黑種白種紅種印度種，有幾十個的民族；就國界來說，最多的有英國人荷蘭人德國人法國人俄國人，也有幾十個的民族，是世界國家中民族最多的集合體。美國人口的總數約過一萬萬，專就德國人種說，在美國的便有二千萬，實占美國人口總數五分之一，其他英荷法德俄美幾國的人數，散佈在全美國之中的也很多。何以美國的民族不稱英荷法德俄美幾國的人，單稱美利堅人呢？諸君要知美利堅底新民族，便是合英荷法德俄幾國的人同化到美國所成底名詞。因為那些國家的人，到了美利堅之後，都合一爐而冶之，成了一種民族，所以不稱英荷法德俄美幾國的民族，便專稱為美利堅民族。因為只有美利堅一種民族，所以才有今日光華燦爛底美國。大家想想，民族底作用是偉大不偉大呢？像美國這樣的民族主義，才是積極的民族主義，這樣積極的民族主義，才是本黨所主張民族主義的好榜樣，我們在今日講中國的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底民族主義，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



請肅清烟毒之害

子乾

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猛獸，而人反趨之若鶩，甘之如飴，迷不知返者何也？蓋人之處世，或爲疾病所纏，或爲消閑所需，自恕則寬，自待則厚，以爲偶爾爲之，當無如何，孰知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迨其習之既久，浸漸成性，則又積重難返，沉痾莫治，履霜踐冰，陷溺愈甚，於是志向堅定者，毅然決然，忍一朝之痛，免終身之累，然能如此者。究屬鳳毛麟角，百不獲一，其稍涉猶豫者，非不知烟禍之烈也，乃以姑息故，恒終其身於戒續循環之間，畢生事業，險被燈火燒盡，窮途末路，幾不困苦顛連，終且流爲道旁李，溝中瘠，嗚呼彼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者，殆

爲此等人之謂歟，憂世者目覩心傷，故不禁大聲疾呼，以暮鼓晨鐘金聲玉鐸之精神，振聾發聵之者，爰特剖解其成分如左，

1 鴉片嗎啡之由來，鴉片出自英印，嗎啡出自東瀛，彼帝國主義者協以謀我，殆欲奪我之魂攫我之魂，亡我國家，奴我民族也，我國民苟不甘爲亡國奴，當亦知所猛省，速圖補苴之方，急起直追，猶未爲晚，蓋英自八十九年之前，鴉片之戰而勝我，不啻爲伊銷售毒品加一保障，於是昔之秘密者而漸公開，昔之數少者逐漸加多，以至今日，禍猶未已，日本則乘我國歷年內亂及不徹底禁烟之故，幸災樂禍，乘人之危，暗以高根嗎啡海洛英等麻毒毒品輸

入中國，以代鴉片之不足，似秘密而實公開，由公開而公然保護，幾以我國爲其惟一之銷售場，至於今日，禍更擴大，雙管齊下，刀鋸互施，一則以鴉片陰鷲之毒吮血噬脂，一則以嗎啡劇烈之害拷骨擊髓，哀我國民，何克勝此？直接之槍殺易於抵抗，間接之殘賊難於防範，有形之損害易償，無形之斲喪難補，瞻念前途，慄慄爲懼，烟禍不除，國亡無日，此爲國者，所以總總爲慮者也，

2 耕地縮小生產減損，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藝之以穀，則八口之家可免飢寒之累，以其地無偏廢益以人工之胼手胝足也，夾路桑蔴行不盡，則太平之象斯固，以其野無曠土加以勞力朝乾夕惕也，若鴉片盛行，罌粟競種，則反是矣，人民以有大利可圖，相與廣爲播植，舉首雲天，彌望皆是，大有夾道器花行不盡之慨，此興彼效，一倡百隨，浸及沃野悉變烟田，樹藝不興，五穀安望勝用耶？五

穀既歉，斯所以樂極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甚矣，吾國所以災害迭至，致民於飢者也，其附近烟區之人民，則以近水樓台，捷足先登，並以價廉易與，率皆一榻橫陳，短笛頻吹，久之人比梅瘦，弱不禁風，習於嬌惰，耽於飽煖，安望人事之能盡，生產之增加哉？且好逸惡勞，人之恒情，養尊處優，庸俗所尙，慢性傳染，莫知底止，不聞芝蘭之香，但聞毒品之臭，幾至瀰漫全國，所以有東方病夫名號被稱於世，以半病之人，担生產之任，得勿所謂緣木求魚乎？

3 民族衰弱遺禍子孫，鴉片之毒，含有極劇烈之興奮揮發性，沁入入之心肺，則神經系統爲其麻醉，促進血液循環，筋絡頓感興奮，久之成癖，則舍此莫克振作，便逞疲病之狀，寢假則須臾難離，竟夜達旦，寢假則筋疲力竭，寢饋難安、神昏目眈，形消骨立，飲酖止渴，食砥充飢，髮未白而蒼蒼，齒未脫而落落，

雖爲未亡之人，直成待死之客，若嗜嗎啡海洛音者，其痛苦當百倍過之，以如此之父精母血，揆諸先天胎教之說，既乏丹桂之根，難期優異之果，迨其既立，則秉賦既同，自多羸弱，再加以後天目所習見耳所常聞者，皆烟霧污濁之氣，薰陶既深，摹倣自易，入蒼則蒼，入黃則黃，白砂在泥，與之俱黑，蓋人之生也，上智最難，大抵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能有幾何處淤泥而不染者乎？所以烟區之民，幾十之八九染有烟癖，其甚者衣鉢相傳，世世勿替，此殆所謂良醫之子必死於病者乎，倘以此等人而言強國，直無異趨羣羊而入虎口，能望其生還乎？

4 金錢消耗道德淪喪，致富之道，莫如開源，救貧之法，當以節流，個人經濟，何莫非然，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苟其不足，則所謂禮義榮辱，尙不能禦飢寒之苦，何況對於身受創痛兼感飢寒之懸君子乎？當

尤不願一切虛榮矣、彼沉淪苦海者，以有限之金錢，供無底之慾壑，窮其所極，當不惜竭澤而漁，遑云乎節流？又以縱有一技之長，而有縲綬之錮，安得廣廈千萬間，盡庇癯士不飢寒，極其所至亦不過將伯呼告，債台高築，遑云乎開源？其始也典裘質被，其繼也售地押屋，日呼百貫，動輒千金，憂患所迫，終不惜鬻妻而賣子，一以減室家之累，一以供自己之需，頓成哀鴻孤影，了然一身，海闊仍躍，天空仍飛，風餐露宿，戴月披星，進而鼠竊狗盜，踰垣穿壁，以其所獲，飽其所欲，又以鴉片價昂，改用嗎啡或海洛音，則拒狼迎虎、禍尤慘酷，尋至遍體膿潰，臭聞四鄰，折股斷肢，人間地獄，誠所謂百瘡千孔，過者掩鼻，終於暴屍原野，淪爲異鄉之鬼，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正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棄其妻孥者也，其尤甚者則不恤挺而走險，殺人越貨，試思吾國匪盜如牛毛，能有幾人真

爲父母妻子之衣食乎？大抵別有懷抱，自作之孽，而於烟之一字爲尤甚，跡其結果，恒至棄市，嗚呼世間最慘痛之事有如此者乎，奈何世人不思彼岸旌席也耶？此正所謂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國以民爲正本，民以禮義廉耻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吾國所以汲汲可危也。

5 所摧毀者，多爲有產階級及優秀份子，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獎勵恒產恒心者所以安定社會秩序也，國者民之聚也，有千百人之智力者應服千百人之務，有數十人之智力者應服數十人之務，是國民有竭盡智慮捍衛國家之義務也，其身罹烟毒者，始亦係資產階級，蓋彼以爲我田既登，我倉既盈，則以我所餘，玩彼阿芙蓉，聊以慰我寂寞，庸有何傷，孰料與日俱增，陷窳愈深，再思振拔，悔已無及，於是因循坐誤，年復一年，遂致富而貧，貧而病

，病而死，且並多係優秀份子，蓋幼小入學或習其他職業，天資較慧，進步較速，則便不可嚮邇，傲慢性成，大有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之勢，及其立足社會，閱世尙淺，經驗未深，則易習於浮華，流於驕惰，再益以社會惡勢力之引誘，其不入於邪途而浪漫者幾希？矧自負之心甚盛，以爲天既生我，以我之學識技能，當不乏噉飯之所，世有幾何爲餓死者耶？凡物質之慾，兼藏並蓄，即猛烈過於鴉片百倍之嗎啡海洛音等等，亦不惜拚却大好頭顱，如膠似漆，日與爲伍，至云以身試法，更非所以爲慮，是殆所謂滿招損，自負自欺，自暴自棄者歟，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爲，是直可謂糞土朽木之棄材矣，彼英日帝國者以黑白二毒襲擊於我，致我國每年有萬萬之損失，誠屬痛深創鉅，然猶可謂爲流動資金，徐圖補償，惟危害我無數國家主人之青年，是最可傷心者也，興念及此，又不禁登高一呼，冀促

萬山之響應。

鴉片嗎啡等之害，誠毒如蛇蝎，猛於虎豹，有如上述，要不能束手待斃，仍彼宰割，甘於瞑目而受死，尤貴有嚴厲禁拒之方法，招國魂之來蘇，挽回瀾於將倒，爰論列之如次：

1 海關嚴查重懲偷漏，海關為國稅正當保護之機關，亦即國家最關重要之門戶，前者關稅未能自主，門戶為人操縱，大權外落，反保護外國貨自由輸入，於是鴉片嗎啡海洛音等違禁物品，即運暗送，暢所欲為，每年動逾數千百萬，邇者關稅自主，當能厲行保護政策，予取予求，雷厲風行，密令海關員司，澈底嚴查，以防偷漏，倘有不肖胥吏，監守自盜，或賄賂賣放者？則共犯同科，盡法以繩，並另派守正不阿剛毅賢明不畏勢力不貪貨利之幹員，密訪暗查，博詢周諮，倘有所獲？則信賞必罰，明正典刑，蓋合非信不行，懲一所以戒百，不容稍事姑息。

2 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絕其源泉，租界為罪惡淵藪，凡作奸犯科之徒，咸視租界為外府，而毒品之製造販賣，尤以租界為薈萃之區，相機廣播於內地，致人民於有死之道，無生之途，蓋彼以不平等條約，恃為護符，依為干城，又以辦法之巧，輸送之工，破獲者恒不數數觀，縱令稍有破獲，而又為治外法權所束縛，充其量不過收沒其毒品，遑云乎逮捕人犯盡法懲治也哉？此所以敢於明目張膽肆無忌憚一而再再而三而至無窮次也，致使吾國侈談禁烟，而烟害仍瀰漫於宇內，高唱拒毒，而毒氛仍深入乎民間者，要以不平等條約及租界所賜為最大，吾國民允宜以革命之精神，行革命之外交，速為收回租界及取消不平等條約，俾黑化中國之毒計，早為壽終正寢。

3 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及貪污土劣斷其包辦運銷，與脅迫播種，軍閥禍國無所不用其極，以餉械之莫籌私囊之莫填也，或強迫廣種罌

粟，以抽地稅，或保護運銷毒物，以徵貨捐，五花八門，名目繁多，而爲其走狗所謂貪污土劣者，復從而爲虎生翼時爲蛇添足，或按戶收月捐，或按人收燈捐，或按日按時徵收臨時捐，行有印花，坐有執照，凡所以虐民之道，無不應有盡有，其甚者以禁烟之名，行敲詐之實，廣播爪牙，濫事裁評，稍有不遂，非刑拷逼，犯烟者罰，烟者亦罰，助桀爲虐，凶惡備至，是無異率羣以食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似此害羣之馬，理應處以極刑，以爲害國蠹民者戒，然貪污土劣所以敢於爲虎作倀者，恃有軍閥爲其後盾，軍閥所以敢於怙惡不悛者，恃有帝國主義者爲其後盾，是殆聯合戰線向我國民進攻，我國民宜本總理對鴉片不妥協不降服之精神，不屈不撓，再接再厲，務期澈底掃除三害而後已。

4 嚴法峻刑無枉無縱吸者懲運者種者特別加重，有字之法律固爲重要，而無字之法律尤

爲最重要。蓋徒法不能以自行，是在執行者之決心爲何如耳，紙上談兵，庸有奚益？坐言起行，實際有補，法律之規定既嚴，執法者尤應有鐵面無私威而厲之精神，所謂堂上有法，堂下有刑，不可偏廢也，愚以爲凡犯烟之案，對彼吸者固宜盡法懲治不稍寬貸，免其徼倖之心，俾不復再有以身試法之想，所謂刑期無刑也，面對彼違者種者尤應具嫉惡如仇不與惡人言不與惡人立之決心，蓋誅心最要，彼司馬之心未可原恕，殆即罪重造意教唆之意，亦即春秋誅心之意，雖明正典刑不爲過，蓋以其心術既壞，哀莫大於心死，苟存姑息，適以養奸，誅彼一人，正所以拯救無數之無辜也。

5 廣設戒烟機關，限期無妨稍寬，取締則宜加嚴，再犯累犯尤宜嚴重處治，寬其既往，策其將來，王道是尙，不教而誅，仁者不忍，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爲仁道計，爲責任計，爲肅清烟禍計，宜由政府或人民團體廣設戒烟

機關或醫院，多多益善，至少每縣一個，廉其價值，良其組織，寬其設備，精善其藥品，優待其居處，其限期則宜稍寬，俾爲堅壁清野之計，其取締則宜嚴厲，而杜積久生懈之機，迨其既愈出院，則須取具五家或十家連環保，倘再故犯，是故意爲惡也，是無心向善也，是不可救藥也，是自絕於人類社會國家也，直接了當，雖殺之不爲虐，蓋惡根已深，即自作孽不活可之謂乎。

6 嚴厲戒烟，須自官吏公務員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蓋人民富於摹倣之性也，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雖令不從，蓋官吏應爲人民之表率也，且以執法者犯法，縱階下囚屈於威勢，不能有所置議，而堂上者反躬自問，於仁道德義上豈待爲平？矧祇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雖專制之世，尙不免百姓怨毒，反叛時生，况民國乎？况國民公僕之官吏乎？尤當以身作則也，故居今日而談禁烟拒毒，

應以官吏公務員爲之創，且須嚴厲執行之，蓋既爲民之父母，即應與民更始也。

7 無論中央與地方機關均應以禁烟爲考成第一，烟之爲害，如荼如毒，既如所述，而吾國禁烟，行之有年，何以祇有消長之差別未收肅清之效果者？蓋以各地方各自爲政，不相隸屬，或甲地禁而乙地開，或乙地禁而丙地售，政出紛歧，莫衷一是，輪流循環，終於皆不能禁，遂致禁烟要政，形同廢弛，構成國家與國民間不可贖貨之損失，誠可哀矣，自此而後，應齊一禁烟步伐，嚴密禁烟組織，統一禁烟計劃，以禁烟效果如何？爲中央與地方唯一重要之考成，國民責之中央，中央責之地方，地方責之有司，有司責之庶民，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人人以禁烟爲國家生存人民生活之要圖，並須持以毅力，歷久不衰，勿遺五分鐘熱度之差，則禁烟要政，庶有亨乎。

8 本黨宜嚴切督促盡量宣傳，本黨既以黨

建國，以黨治政，則政之一切設施，當賴黨之力有以推進，鴉片之爲害吾國者，亘數百年，誠如林公所云烟不禁，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宜懲諸既往，警惕將來，除督促政府重法律更須兼重事實之嚴厲禁烟外，尤應以佛口婆心，廣爲宣傳，務期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咸悚然於鴉片嗎啡之毒害，知難行易，民既知之，當能行之也，果能全國同心則鴉片嗎啡之爲害，可指日而肅清。

上陳各節，自知淺陋之見不足以當大雅，惟懼於黑化之害較之赤化尤爲普遍，赤化行將討平，而黑化仍然如故，所以特爲書出，以促全國之注意耳。





落花

樂愚

祇要你的戚族或朋友之中，有一個曾在軍隊內作過事的人，如果提起大荷的故事來，他必定肯願意詳細的告訴你；而且能使你對於這無告的弱女子表示惋惜！

在五年前：大荷和她的生母繼父，因為避兵災相攜著才來到T埠。居住在一間土頂的屋子裏——w村——。固然w村在T埠的眼裏，還以為是十分的鄉下土氣；但是在在大荷的眼裏却又比較起她的故鄉來要強過多少倍咧！不似她所穿的是一件土產藍色的粗布小袄，和一條紫花色粗布的褲子；她的兩足自然是從她五六歲時纏得小小的，至今又有九年的歷史了，襪子不消說是布製的，鞋雖然也是黑色布舊式的坤鞋，却插了些紅色的花及綠色的葉；其他可

以表現她是個鄉下女子的：就是她的一條辮髮，繫了些紅色的棉繩了。她雖是生得圓圓的面龐兒，有些姿色，終於被土氣掩埋盡了！這樣w村的女孩子們每對她一笑，她立刻羞得難堪！便感到都市的女子確是幸運的！她默祝著有一日也會和T埠w村的女子爭嬌奪艷吧！那時才不再被人卑視了！

祇是崔老——大荷的繼父——從到了T埠後，費盡了力氣才謀得一名人力車夫的位置。畢竟在T埠作一名車夫也不是容易的事，第一須得地理熟悉，第二賃車時得有保人，其餘的還有許多；幸而崔老在先在T埠居住過些年，地理不至有大的難題，又經他的一個能在T埠組織小雜貨店的同鄉給他作保，才能安然的幹

那拉車的生涯。每天的收入除了付了貨車的價，其數也足可以供他三口人的一飽而有餘的。誰想這位崔老偏又染上了T埠人的惡習！先是還將拚命以勞力換來的錢供給一家的吃飯用，有富裕時，找他自己所滿意的娛樂，「酒」和「賭」是他所最喜的，所以每在夕陽西下他用晚餐的時候，必定要從他的禱上散佈些酒香氣，飯後才覺快樂，不然他就不高興了！他吃畢了便取出所餘的錢來放在腰間走了，原來他找幾位同道作起葉子戲了。漸漸地他將他的妻和大荷的吃飯問題看得不大重要了，祇要有酒和賭友吧！更奇想天開的積了些錢。約幾位知己（？）尋那買笑的快趣去了。因此大荷和她的母親便發生了餓的恐慌了！

居住在W村的人民，差不多都是以勞力為生的人，男子們每日出去負了絕大的苦，歸來後往往所得工資僅可吃個半飽而已，有時遇到狂風大雨的日子他們的飯便沒有着落了！就是

勉強的半飽也不能了！於是婦女們也都幫助去找工作。女子的生財法自然是不必男子來得容易，而況多數是沒有堅健的身體呢？她們的工作：有的到附近紡紗廠內去作女工；有的依賴十指的辛苦，來換些微薄的工資。偶然軍服廠內開工了，便都搶著到軍服廠裏去。因為軍服裏的工資，是按著工作多寡計算的，如果一個女工一天能做一套活就得一套的工資，一個女工一天能做十套就能得十套軍服的工資，絕不勉強使她們多做，或者威逼她們多做的事發生。就是一個手脚遲慢的人每天也可以有百餘枚的希望，手下快的人當然還能多得的。所以每逢軍服廠內開工的消息傳出，大有供過於求的樣子。這樣才造成了工頭的為所欲為的勢力來！工頭們都是缺乏道德觀念惟利是圖的粗暴男子，為首的是尤五，他是一個另具野心者，不惜摧殘可憐的女工們而求滿足自己的私慾！

大荷在千百個女工之中，算是特別受到尤

五開恩的一個了。當著她哀求同居的郭嫂將她帶到軍服廠一同作女工時，郭嫂十分的爲難，惟恐得不到尤五的垂青，往返徒勞！但她哀求得推却不開了祇得冒險的擰一下看，於是她倆來到軍服廠的門前。尤五正在發威的時候。

「尤五爺！這是大荷妹子，也要作活，您看可以嗎？」

「哼！」尤五的一付令人生厭含著輕薄微笑的臉，用他賊一般的眼睛打量大荷。大荷却也出落得好些了，衣服已由粗布易作花標洋布，辮髮也將不入時的紅棉繩取消，襪子是線織的，鞋的式樣比較入時了，臉上早已去掉了土氣，雖然並沒有完全鮮露了她的優點來，却也隱隱的是個小家碧玉的影像來。

「可以的！」尤五的眼光是河等的銳利呢？就例外的允許大荷作工了。

第一次見到軍服廠內的怪現象，確是使她如坐針氈，她祇好低下頭去忙著工作，再也不

敢抬起頭來看一看，因爲除了一個男工和一個女工互相的嬉戲之外，仍是一個男工和一個女工任意的打鬧，或者飛起棉花布頭亂拋，那種戲謔的樣子她是看不慣的。但是她的耳不能按着，那些笑罵的言語委實得難聽，有時她竟紅漲了臉氣憤得了不得！想着即時離開這裏，另謀他種手工去做，免得在這裏任着男工頭的意思，來玩弄女子，日久恐難逃脫他們的狡計。繼而想到幾個女鄰居，因爲謀到軍服廠內作工不知費了幾許波折呢，才得着工頭的允許，到他們處作女工也是一樣的困難呀！她只好忍氣吞聲的不去答理男工們，更不輕於看他們一眼，永不偶然的和他們說一句閒話，抱定了淨身自好裝聾作啞，惟求工作完了，算來的工資可以吃飯不再挨餓了。如此居然那些男工雖對她存着一種邪念也束手乏策。有的心地良善點的對於大荷要從內心裏覺得她的人格可敬，我不當把她看作普通的女工；同時也有些男工在慾念難

達大失所望在十二分的氣怒，不過限於智力缺乏狡計罷了；最不甘心的就是尤五：一方恨著大荷不能如意，一方尋思好計策以收最後的勝利。

她在軍服廠內工作，快將半年了。雖然每天有一百五六十枚銅元的收入工資，畢竟還是少數！但是用在維持她母女食用，輔助崔老所不足的，還有些餘資，積蓄起來，往往成了一筆銀元的款了。於是她不甘再作T埠人目中所卑視的鄉女子了，穿著努力的仿效T埠女子的裝束，一洗從前討厭的土包氣。她的年紀正在得天然之美的時候，更加以人工的點綴，就是一位極俊俏的女孩子？！反使W村的女子常是對她表示羨慕，自覺形穢遠不及大荷了！而那尤五對於她的慾望益熾且狂急了！

崔老既然沒有受過教育的勞動者，又鎮日受着T埠低級工人不道德的薰染，不是賭就是嫖。這次已竟是半個月未回家了，因為日日耗

精勞神，再也支持不住，才需要一個安睡的地方保養精神，那末他不待不回到家裏來了，他就提了一壺乾酒走回家內，喝了酒，便倒在床上睡了。自早晨睡到黃昏方才睜開眼睛，伸了伸懶腰：

「大荷呢？」

「什麼事？大荷才下工來！」大荷的媽沒有好氣的說。

「我渴了！快弄一點水來我喝！」崔老並沒有指定是支使誰。

「我們還餓呢！半個不見你一文錢，那有錢買水吃？渴了，渴着吧！沒有水！」大荷她媽沒有好氣說的；崔老豈能屈服在一個婦人的手中呢？

「怎麼？沒有錢買水吃？這半個月你們怎沒有餓死？」

「噫！你還有嘴說呢！要不是大荷天天出去作女工活去，我們早餓死了！」

「也別管是誰的錢，就是你們的水，我喝一點就不行了嗎？大荷不是我的女兒嗎？」崔老真像理直氣壯！

「嘿！好沒羞！大荷是你養大的嗎？」

「好！好！我不給你個厲害是不成的！」

崔老故意假做要起床的樣子。

「爸爸！別着急！我給您倒水去！」

大荷說着提了一把壺，到在水鋪裏買了二枚的茶葉，和一枚的水，回家裏先給坐在院中的她的媽倒了一碗，然後提着給崔老送到室內，放在他的面前：

「爸爸！你喝吧！這是一壺茶水，」

崔老把一雙注視在房頂的眼睛，轉移到大荷的面龐上：

「咦？」他的心也在驚奇：「半個月不見，大荷出落得漂亮多了！」心裏私忖

「放在那兒吧！」崔老注視着大荷的臉上發呆，繼而卑劣的一笑！

這一笑之中充分的表現出他的思想來。他以為大荷比較起他在娼院內所見的，都要勝過若干倍，如果能得着這樣的美人消受一下，真是不愧此生！

咳！崔老的心理完全不能顧及他和大荷是父女了！可是在今日的社會上，不道德的景像，教育不普及委實得使人痛心，祖孫，兄妹，姨甥……皆有和姦淫的可聞，報紙固然大聲急呼以圖挽救，豈知堂堂的知階級，往往也有這種事實發現，那又怎好說崔老是個例外呢？大荷因見到她的繼父的神氣感着可怕，但是還沒有明瞭崔老的心理是怎樣？她退出屋外，又和她的母親談些軍服廠裏的事……

從此崔老完全改變了常態，酒依然要喝，不過晚間不再賭錢去，和睡在外面了。每天大荷從軍服廠下工歸來時，崔老早坐在屋內，好像尋思什麼主意。見了大荷就特別的喜歡，更在承機摸大荷的手，或者故意的搗她的臉！

「給您二十子打酒喝吧！」這是今天大荷從軍服廠內多得了些工資，走進院時看見她的繼父，好意的給了崔老二十餘枚。

「呵……哈……還是你！有誰這樣的像你痛愛我呢？」崔老輕薄的一笑，當他接錢時就勢打算握着她的手，而沒有得着。

「……」大荷心裏想：雖然是父女無話不說了，但究竟崔老是她的繼父，并且她的生母帶了她嫁給崔老為期不過二年，她不是從一兩歲被崔老撫養大了的，難免有些瓜田李下之嫌。又覺得崔老近來對她的神氣非常，隱約的也似對她有些戲謔的意思。至於崔老還什麼更不好的圖謀。還沒有公然的實行，但是如果繼父對於我有非分妄想，我想當如何呢？……這樣她仍然不語。

「嘻……大荷！吾的好姑娘……」崔老指着他坐的一條長凳：「坐在這裏讓我愛愛你吧！」

「……」她胸中突然的跳動起來，果然繼父的原形要暴露了！

「來吧！吾的肉呀！」崔老見她兩次不語，而且紅了臉，以為默許了不好出口，就進一步的侵畧（？）

大荷心房在跳動着，額角上的血管也露了出來！崔老這時站起身來，向她走近並舉起兩手作式，作出要抱她的樣子來。她只有後退了幾步：

「爸爸！我不累！我還得作晚飯呢！」

「作飯忙什麼！你先教我痛決痛快吧！」他並不讓步！

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却幸大荷她媽來了，於是崔老背起兩手鎮定了一會，慢慢的走入屋內去了。

此後大荷每逢她的母親外出時，就設法避開她的繼父，或者找來一個隣居的女工談天。崔老祇好待機而發了。

不幸！一日大荷的母親給一家富人去洗衣服去了，她到軍服廠內，可是軍服廠裏沒有開工，才回到家裏來，看了看同院都出去了，一個文嫂見她回來以為有人看家也就出門去，院中寂寞了許多。她的積悶直是說不出嘴來！她便臥在床上回想她的繼父的一切：崔老的舉動實是可怕！不由她恨崔老是個衣冠的禽獸！自言自語的說：

「老不是東西！你休想鍋裏吃鍋裏拉！我能便宜了別人，也不能便宜了你！不能使你這老該死的狗得意……」

突然！崔老也回來了！想是他打聽軍服廠裏沒有開工？當他走進屋中見到大荷獨自一人躺在床上，以為機會到了！他反身避上了門，對着她不住的狂笑：

「吾的肉呀！可把我愛死了！」他說着撲向床前來！

「你要怎樣？老狗！」大荷從床上跳起

「要怎樣？告訴你！吾也不是一天了，好在你不是我的親生女兒，救急的辦法，就是你從了我！你可有吃有穿，不用你再到軍服廠裏作活去，你要什麼我給你買什麼，明着咱們是父女，暗着無妨你給我作個二房，也不用給你說婆家了！不從我你休想住在我的家裏，餓死你凍死你……」

「去！去！住口吧！老狗！」

大荷打算逃出屋去，怎奈崔老牢牢的閉上了門！

這時崔老也跳上床去，準備以強硬的手段，來克服這弱女子！

「咳呀！媽……救人……」

大荷畢竟是聰明些！情急智生抄起一把剪子來向崔老拋去；崔老閃躲不及，胸前早已流出黑色的血液！驚，羞，恨，怒！崔老更要拚命的撲來抱她；她忙取了床頭上的一塊磚！是崔老用以替代枕用的——，猛然向窗戶上擊

去，花拉，花拉……玻璃破了一塊，崔老驚訝得發呆時，她已從窗戶孔跳出來，跌在地上，這便是大荷的急智她立起身來向門外跑出去。

崔老加緊的追至街門外却不見了大荷的踪影！心內又是氣憤，又是恐懼，倘若大荷向鄰宣布了他的罪狀，鄰居必定不容他居住在這裏，也許有人出來代大荷鳴不平，替她出氣將他痛打一次，他楞得出神。

「喂！楞著什麼？沒有人給你送大餅來！這是大荷的母親洗衣服完畢，携着銅元歸來，在門前遇到了崔老諷刺的說。

崔老轉過頭來，猛然看見大荷她媽，不自主的打了一個寒戰！

「聾了嗎？裝傻呀！」

他又打了一個寒戰！「賊人胆虛」是不錯的！他以為大荷她媽已竟知道他和大荷的事了。

「說話呀！要餓死嗎？」大荷她媽再逼了

一句。

「說什麼？」他支吾着：「誰有飯誰吃，你有錢是你的，我挨餓認命，大爺今天有錢等人一同喝酒去！」

「等着吧！等雷呀……」大荷她媽那裏能未卜先知他和大荷的事呢？祇是和往日一樣冷言冷語的咒罵他罷了！

大荷她媽方才走到屋中，就看見玻璃破了一塊。向外喊了一聲：

「崔大爺！請進來！」

崔老聽得這話，突然心裏一驚跳了起來，不得已懷着鬼胎走來。

「這塊玻璃是怎麼破的？」

「你問這塊玻璃呀……呵……」崔老又是一驚！臨時不會抓來好詞：「是……是……貓……狗……不……是從房上掉下一塊瓦來撞破了的！」

「嘿！這塊瓦掉下來，還會轉灣呀！」不

然也不打破玻璃呀……不定又是怎麼一出把戲
咧……大荷那裏去了？」

「大荷？」崔老又是一驚：「她……不
知道」

「玻璃是怎麼破的？吾沒有聽明白？」

「不是……呵……是外邊不知是誰？」

那個壞蛋拋來一塊磚打破了的……」

「又不是房上掉瓦了！又是磚掃破了的咧

！」大荷她媽說着向院中看了一眼……」

「咦？床上的磚怎會跑到外面去了？」

「是我看見狗上窗台，我急了用磚砍牠去
，不想玻璃破了！」崔老的前言不答後語，一
付哭喪着的臉，使人見了發笑！

「又是砍狗弄破了的咧！簡直沒有實話，
快說！是怎破了的？」她也有些怒了。

「你管不着！吾願意弄破了的！」

崔老有些委實的不得烟抽，轉身出門向街
去了。

大荷她媽一方找出一塊破紙去糊破窗孔上
；一方面嘴裏念叨著：

「該死的老東西，在家裏造的什麼呢？你
除非是別回來，回來再說！你就知道有幾個臭
錢，去喝酒鬧牌，不然給窮姐們送去。還有家
嗎？我們娘倆餓死了橫是全沒有你的事！還不
知足你在家裏不老老實實的，居然胡鬧弄破了
玻璃，大概你是不管了，得吾們想法子去買，
老該死的！怎麼不早死了呢？」

天色漸漸的黑上來，黃昏了！大荷才在門
外遠遠的向院裏望了好久，見到崔老沒有在院
中坐着；她的母親才從屋內持着一個盆子出來
。大荷輕輕的蹣到門口，先向裏又探了探頭就
進去，注意着崔老是否在屋內，才放下心去。
向她的母親說：

「娘您來了！她的聲音發顫，眼淚幾乎落
了下來！

「你向那裏去了？」吾聽說今天沒有開工

，是嗎？」從此可見大荷的母親祇是嘴頭上利害，決不機警的，並沒有發見她的語聲中含着悲意！

「吾串門子去了」大荷打了一句詛語

「吃了飯啦嗎？」

「沒有！」

「吃吧！那裏有曼首，菜，稀飯」

她吃過了晚飯。同院的鄰居婦女也都回來，大都是在飯後，要聚在一起閒談。那位好評論他人是非的文嫂，和常與衆人意志不相合的王二姑說：

「你說今天胡娘說的這件事，奇怪不奇怪？」

「怎麼事呢？」王二姑的問。

「嘿！你怎會就沒有聽見呢？胡娘的隔壁居住的一家，有一位十九歲的姑娘，長的聽說是很俊，平常也很規矩。她有一個表哥既沒有

花零錢自然要姑娘家裏供給，他不應當老實些嗎？偏偏他吃飽了有邪心，看上了他的表妹。昨天姑娘自己在屋裏正做着針線活，這位表兄打算用強逼的法子，姦他的表妹，幸而這位姑娘不是下流的人，大喊救人立刻來了好多的人，嚇跑了她的表兄，跳過牆去逃之夭夭，你說這種可恨不可恨？」文嫂說到熱鬧之處憤慨的樣子却也令人同情。

「那又有什麼新鮮呢？」王二姑淡淡的答，並且撇了一次小口：「依你說是她的表兄的不好，依我想單絲不成線，孤樹不成林」事先這位姑娘如果不是對於她表兄勾引過，她的表兄也不敢有這種舉動！這不是因為什麼翻了臉咧！自然聽她一面之詞多們好聽！」

「你這人真是特別！這位姑娘沒有聽過人說她不好！你偏要說不是她的表兄一個人的不好……」

！」

「……………」

「……………」

她倆還在繼續的辯論着。這些言語聽到大荷耳鼓裏去，大荷的心裏在反復的思索：她本打算將今天崔老的事實，告訴她的母親，由她母親再向衆人宣佈崔老的惡跡，以爲防止崔老再有不測的事件發生之計。但聽了這些話之後馬上打消了她這種念頭，因爲人的嘴一張一合就能顛倒黑白，本來崔老的劣行，若是暴之於大家，總也不勉有「單絲不成線，孤樹不成林」的笑柄出來，於是她決意不告訴她的母親了。暗暗的尋思對付崔老再來用強力來摧殘她的法子。

一天的晚間過去了，崔老沒有回來，安然的她們睡了一夜。雖然每日大荷依然到軍服廠內去作工，得些工資維持生活，終是因爲崔老一連十餘日沒有回來，房租到期了！房東實是

不好對付，一次可以告訴房東說：「我們的男人沒有回來遲幾天吧！」房東走了，再來用什麼話支吾呢？

果然崔老又是十餘日沒有回來。大荷她媽便四處打聽他的消息，後來有人在北平見着崔老了，是也拉着車並且說「不能回家去了！」她才向大荷探得崔老去北平的原因！也同情的罵了一聲：「老狗」。

可是她們的生活上又起了變動！房東來了不好搪塞，結果典掉了兩床棉被付的房租，度過了一個難關。

大荷不得不鼓湧起精神來，加緊的工作。但是她在軍服廠裏，要算最勞苦的一個了！而工資還是不見增加，堪可維持她們母女的兩餐之用，就是畧有些富裕，積蓄起來，也被軍服廠裏沒有開工，和大雨的天氣不能出門給用去了！房租！房租，依然沒有着落！

她在軍服廠裏，留心觀察，祇是不了解吳

老二和吳老二的妹妹有什麼出色的本領？因為她倆的工作在軍服廠裏要算最輕鬆的了，而工資從沒有一天不是超過這些千百女工之上的！呵！這真是個疑問？最勞苦的工作得最少的工資，最舒適的工作能得最多的工資，工人的優良的標準不是勞苦算是功高？功高自是要有高價的呀！若說吳老二和她的妹妹作得工細緻？大荷的工事太粗了，不能得著好活潑！那麼吳老二姊妹倆的活，大多是不及大荷細精的，這是因什麼呢！她那裏知道這是尤五的詭計呢？在先她未感到生活上有現在這樣的艱難，未嘗覺到這裏困難就是尤五也以爲要失敗——

無論處世，或是謀事作，往往須據有偵探般的本事！每逢人們談論他人的是非，就要留心的細聽記憶在心裏，是不會沒有心得的。大荷打破了這層迷悶之後，果然被她曉得了吳老二和尤五的秘史。

現在說吳老二是個婦人了，她的丈夫是位

木匠，朝出夕歸的沒有時間守在家裏，和約束他的妻子了。吳老二的家境固然是不必到軍服廠內去作工。可是放心不下未嫁時互相陳倉暗渡的情人尤五，於是打起「做官活」的招牌來，借以和尤五叙舊情去。自然尤五是多情的嬌子，抱了來者不拒的公開主張，那能對吳老二不特別的優遇呢？有時在工作之餘慨然解囊自請作東道，約吳老二和她的妹妹一同到飯館用飯，或者到戲院內在包廂裏觀劇，日久吳老二的妹妹也是尤五的勝利品了！就是吳老二一連幾日不回家宿在尤五的家裏，那木匠也不過的，木匠的意思是恐怕和她吵鬧無異宣佈自己的載著綠頭巾。尤五因此覺得木匠可欺！公然在木匠早晨携著工具上工去後，他便是吳老二的被窩中入幕之賓了！

日子久了，那會不會被人知道呢？那木匠雖是昏庸，究竟不是死人，至少泥人也有土性的，隣居的人們冷言冷語送滿了他的耳鼓裏，

雖忍了又忍，怎奈討厭的孩子們以「忘八」的雅號尊敬他！他不得不設法將尤五嚇一下了！

一日：木匠本來沒有工作，依然早早的起床，携了工具出門去了。那尤五不客氣的又來入了溫柔鄉，已是將要入夢的時候，忽然門外有人大喊了一聲：

「媽拉的，什麼東西，敢來這裏找死？吾要你的狗命！」

繼而「乒」的一聲，像要木板子被斧頭劈裂了，接着又是乒乒的聲音不止……

「快出來！尤五！爺爺今天要你的命……」

尤五驚醒了，知道那木匠發怒了，而且那斧頭沒有眼睛的，欲找一件可手的傢俱謀抵禦他，已慌了神找不到了！吳老二在被窩中，面呈著慘白的顏色，抖抖的打牙骨，再也跳不起來，真是意外！萬想不到木匠也會有這種作爲。這時拍的一聲屋門已竟開了。尤五不及穿褲

，披了一件大衫拚命的向外跑。說來又有些奇怪了，當尤五沒命的跑經過木匠面前的一剎那間，木匠的斧子是對着尤五高高的舉着，可是像木偶般的斧子竟沒有落下來，不然尤五至肩頭流些血的。尤五就一跳逃出門去了。木匠放下了斧子喘了一口氣，慢慢的踱到豆腐房內用他的早點心去了，這樣一場風波才算平息了！

明日吳老二仍然無恙，歡喜喜的到軍服廠內作工，和尤五嬉笑加倍，互相的戲罵，好像沒有曾經遇着什麼事的。可是尤五再也不敢到木匠家去了。至於吳老二常是三五天不回家，多在宿在尤五的家裏，木匠明明的知道也不去過問。

這是從文嫂口中述給大荷聽的，並且下了一個斷語：

「打算在軍服廠內多賺錢，非給尤五些便宜是不能成功的！」

大荷日日接近一般不知自愛的女工的原故

就將淨身自好的美德消滅了！又爲了生活的壓迫，和榮華的誘惑，真的實行她的：「能便宜別人，也不能便宜你這該死的老狗」的話了。

她既是改變了主張，第一件便是媚着尤五，希望多賺幾個錢。她便穿了一身較新的衣服，修飾了一番。在清晨便去到軍服廠裏去了。

當她走入軍服廠時，那些男工們早就見她今天的裝束特別了更鮮得俊俏。

「喂！好妹！！」一個男工粗魯的嗓音。

「嘿盤兒光哪！」另一個男工在不住的用眼釘在她的身上。

她這次並不覺得難堪了！反以爲她正需要這些，面呈得意之色。尤五的聰明必不可比，他便走近大荷的面前：

「來了？大荷妹子！今天這麼漂亮給誰看？」

「管咧！」她似嗔似喜的對着尤五微微的一笑，走又不走的樣子。

「好勁呀！」尤五有些魂不附體了。

「頭兒！瞧着點命呀？」一個男工，作出一種不可名狀的姿式，仰身故意的倒在地上，將頭部幾乎縮到胸部內去，翻着兩個白眼，張着嘴。

「挨刀的樣！」大荷居然公開了。又對着尤五說：「今天有我的活沒有？」

「有！沒有別人的也得有你的，誰讓你是我的好妹妹呢？」

「挨刀！損根子！」

「來！跟哥哥走，准有你個樂！」尤五握着她的手！

「什麼樂？別說便宜話呀！」大荷輕輕的瞪了尤五一眼，又笑着奪回手來！

「快說！吾的五兒！給你姑娘什麼？」

「好大兒子呀？你幾時會生養的？」

「……………」大荷紅漲了臉，撐了尤五的後背。

「今天你跟吾們吳老二，在一起作活吧！給你找點輕鬆的，別受了！」

尤五領着大荷到在吳老二那裏。一齊工作起來了，果然今天的活輕鬆多了，而干淨！不至再似每天下工時弄了滿頭的棉花，滿身的黑塵。

「有門呀？五哥；」吳老二在大荷如廁的時候向尤五說的。

「別忙！慢慢的來……可是你得帮我的忙！」

「那自然！不過你得怎麼酬謝我呢？」

「我請客！」

「那麼你有新忘了舊該怎樣呢？」

「咳！你這話說的不對！咱兩人是什麼交情？來吧！吾管你的够！」

「拍……」吳老二的五指和尤五面皮接了一個吻：「管什麼够？損死你的！」

「哈……哈……」尤五笑不可抑的走了。

這一天大荷和吳老二談得分外的起勁，吳老二也非常的表示願意和她要好。

果然今天的工資多得了十分之三四。由此她頓然醒悟了在T市生活的秘訣，是必須犧牲一切的！羞耻是幸福的障礙呀！今夜她睡在床上，更作著甘甜的美夢！依稀著華麗的旗袍。絲線的襪子，高跟鞋，香氣芳芬的化粧品……都包圍着她了。

天明了，覺得天氣寒，她約了同伴一同向軍服廠內進發。走在路上，幾個男工追隨着大荷：

「大荷！起得真早呵？」

「呵！起早了也奈你們的事嗎？」

「吾問問也沒有關係呀！」

「多問！」

「大荷妹子！你就是一個人睡覺嗎？」另一個男工的嬉戲着問。

「誰問你了」大荷緊走了幾步。

「不是！一個人睡覺怪冷，吾給你作伴去吧！」

「該死！」她又加足了步率的奔馳在寒風中，她面上呈着碧桃般的顏色，益發增加了她的美態了！

當她來到軍服廠的門前，尤五已竟站在那裏，好像是在等候她：

「大荷妹子來得真早！」

「沒有冷死你呀？」她推開了尤五。

「好的，」尤五也隨着她走進去，低聲的和她說：「今天下工吾請你聽戲你去嗎？」

「不去！窮人沒有錢，買不起票」這是大荷半推半就的語氣。她呈勢進一步的表示：打了尤五一下，瞟了他一眼走了。

「咳！」尤五雖是這樣叫，無異於充分的接收了她的熱情！

今天吳老二來得晚了。她工作的時，尤五坐在她的身旁，任意摸摸索索的和她打笑，互

相的譁鬧。吳老二來了，尤五才跳著迎了去，向吳老二的耳邊小語了幾句，吳老二點點頭也打了他一下說：

「等着吧！預備好了洋錢吧！」

吳老二和大荷談起來了。轉瞬間又到了下工的鐘點不遠了，吳老二向大荷說：

「今天尤五爺請客，你不去嗎？」

「誰請誰？」

「尤五爺請我，還有……」

「沒有請吾，吾幹什麼去呢？」

「告訴你實話吧！尤五爺本來是專心請你的，吾不過是坐陪的性質！」

「不行！你看吾這一身衣服，到了戲院子裏也教人笑死了！」

「咳，不在乎那個，你這身衣服也不太難看；再說聽的是戲，不是擺樣的！」

這樣她推却不過首肯了。下工後由尤五出資一同吃了飯。便到戲院中去了。大荷從到T

市來要算這是破天荒第一遭了。

的確戲院中充滿貴族化的采色，燦爛奪目，金迷紙醉，衣錦輝煌，代表出今日的社會是崇拜金錢的！大荷的心裏上於是又起了波動！自己的裝束自覺比較初來T市時，時樣的多了，但是在這全戲院中，總算最腐氣的一個。她益發感覺需要尤五而不可或少了！

尤五是善於迎合女性的歡心的。他在包箱中：大荷與吳老二中間——艷福不淺！指手劃腳的解釋劇情給大荷聽。大荷聽得入神，注視在台上。偶然回頭看時，吳老二不知在幾時失其所在？不知她那裏去了？這時一個包箱中，祇有大荷與尤五了。尤五見她發覺吳老二不在；就向她一笑：

「大荷妹妹！你看這戲好嗎？」他握着大荷的手。

「不錯呢！」她也報之嫣然的一笑，並沒有拒絕他。

尤五就不客氣了，她的胸，乳臂，大腿，小腳，……：……摸索盡了！尤其是她的兩隻尖尖的金蓮（！）得尤五非常的贊美！握在他的手中大叫快活不止！大荷原來早想將隻躡的小腳放開了，現在因為尤五的愛惜，就打消放足的念頭，並且計量此後應如何在脚上用些功夫？不一會吳老二回來了，她本是早就看見大荷被尤五亂摸的情形，而故作不知咳嗽了一聲坐在原位。

「老二！散了戲還家去嗎？」尤五。

「不，回去太晚了，走黑道我不慣，祇好添點麻煩給五嫂子，在你家住一夜吧！」她又對大荷說：「那末你怎麼回去呢？w村多們難走呵？」

「那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吾想你今天別回家，跟我走一同到尤五爺家裏住一夜吧！」

「那多們不方便呢？」

「不要緊！房子我有幾間，足夠住的，」
尤五插嘴說

「別猶疑了，沒有什麼說的！」

「好吧！給尤五爺添麻煩了！」大荷當著
吳老二假客氣了一陣。

散了戲，他們依照議決案實行了。待到在
尤五的家內，四個人分住了三間屋：吳老二和
尤五太太在一間宿；尤五與大荷各住一間的。
大荷一天的勞累，和半夜的耗神，昏沉沉將要
入夢。呼喚……門開了，

「誰？」她醒了這樣的問。

「我！」這聲音分明是尤五。她見一個大
的黑影張着兩手撲向她來。

「尤五！你打算作什麼？」

「吾的妹七……呀……別再裝着了！你還
不明白嗎？來吧！你教我痛快痛快吧！哈……
哈……」尤五已走近她了，雙手抱住了她。

「該死的！挨刀的！」

男女一陣混合的笑聲之後，寂寞的空氣中
，但聞緊張的呼吸聲。那大荷的處女之身，完
全被尤五摧殘了？！

一個月之後：如果有人見了大荷，定要使
他驚奇的了不得！一變而成爲小姐的模樣了，
自然花團一般，芬芳的香水味富於刺激性的遠
撥到她幾十步以外，誰也不信她是個軍服廠的
女工！雖然每天仍是到軍服廠內去，祇是玩玩
罷了，就是這樣也要在下工時滿載而歸的！

人類的魔劫未已，天時的殘暴又來施威！
瘟疫橫行在T市中，不久普及到了鄉間，w村
的居民平時未有衛生的設備，當然逃不開這種
危運，大荷微天之幸——也許是她劫數未已的
原故——瘟疫未曾降臨在她的身上。但是因此
又失去了她前途的憑依：她的母親病危了！她
根本上不懂得什麼叫作貴言！僅是在她最末的
幾呼吸中，掙扎着細微的聲音：

「……大荷！我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呀！你的命苦是最苦的，我死了你靠誰生活呢？我希望你要好……好……的！不要胡作非爲！自己找……找……一個……好……好的……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不會錯的！她長呼了一聲，就與世長辭了！大荷免不掉痛哭失聲！文嫂過來勸止了她。但是她在那裏籌來一筆殯葬費呢？典當？或賣？她的東西值錢的太少了！不得已去哀求尤五援手，尤五居然古道熱腸滿口承應替她設計，並幫著她辦理白事。

據尤五在事後說：東奔西走摘借了二百多塊錢才算理完畢，將大荷的母親埋在義地裏。這二百多元是須大荷負責償還的。大荷這樣的一個弱女子，就是日日工資多於大家，但是二百多元的巨數不是在短期內能積足的，而況討債者急如星火呢！

一日大荷沒有到軍服廠去。獨自坐在家內犯着愁。尤五找來了，問她：

「你愁的是什麼？」

「咳！昨天有人來要賬，我支吾了好久，他限我一個月內還清，怎麼辦？」尤五同情的嘆了一口氣，想了一想：

「好辦！我有法子！」

「什麼法子呢？」

「我打算再替你在D街上賃兩間瓦房，再借數十元來，將這兩間屋佈置的華麗些，你就搬到那裏去住。我每天替你約來些有錢的朋友來，在你家內打麻雀牌，你放心警察決不敢抓來。祇要你能想法子媚着我的朋友們喜歡了，每天抽頭的錢，至少也有二三十塊錢的進項，那末不到半個月就還清了賬，你看怎樣？」

大荷住在T市不是一日，豈能不了解尤五的主意是什麼用意呢！但不如此債主實不好搪……躊躇了一會，無有別法可想：

「那末你就分神辦去吧！但願早還清了賬，什麼事我都情願作的！」

待這種計劃實行之後，果然不及半個月債主們一個沒有了。因此她又結識了些闊人。漸次將到軍服廠作工的目的改變了，她修飾得仙女一般，號招來無數的狂蜂浪蝶們，不惜騙竊的來報效她！

她的生活便十二分的闊綽起來！我們在市場戲院常見她的情影，姍姍的和男子携手同行。而D街她的香巢內日日可以聽得多數人的笑聲，和拍……拍的麻雀聲終夜不絕。有時寂寞？第二日的清晨或午前總會有一個男子，惶惶的從她屋內走出。

一年之久，忽然T市沒有她的踪跡了，頗引起一般人的猜疑？或者有人以為她回故里了，其實她的老家中的本族誰還收容她呢？好事的多方探問，苦了無限的脚皮，終於消息杳然！

去年的春天，我同了王君到了Y埠去，旅中寂寞，王君打算拉了我去作北里之遊，因為

我不喜此道，謝絕了他。他自己去了。晚間他回來第一句告訴我：

「我報告你一件事……」

「什麼事呢？」

「大荷你認識她嗎？」

「大荷？我見過多次了，她不是在軍服廠的女工嗎？你提她作什麼？」

「她在T市有些日子不見了吧？」

「有……」我閉上眼睛計算了一會：「有十三四個月了吧！」

「你曉得她現在在那裏？」

「我怎麼能知道她的消息呢！」

「巧了！今天我同朋友到P巷的一家妓院內玩了一會，不想有一個妓女的模樣頗像大荷，我們就招呼了她，經我再三的追問，才知道她確是大荷……」

「她落到妓院的經過，你知道麼？」

「這個我却沒有問過！」王君若有所失！

我沉思了約有五分鐘的功夫，

「那末我們明天一同去罷！」

「哈……哈……道學先生也給嚇迷了，要上她的套……」王君永是好談諧。「不是那樣說……睡吧！」

我們各自打開被褥，相繼的睡去。轉天的下午，我便同了王君到大荷那裏；她殷勤的招待我們。我向她打聽她所以落到妓院的經過，她那肯說呢？我就正經的告訴她我的來意，是要救她出水深火熱之中的，她才落下兩行情淚！實說了！

原來她在T市幹着沒本錢的生意，偶然清■丁，感覺自己的身世最憐！現在這樣的放蕩，將來是決對沒有好下場的！於是她決意擇一個滿意的快婿嫁了她。尤五是有了妻子的人，不合格的。後來經尤五介紹一位黃三，據說黃三在Y埠是第一等的大商人，頗合大荷的意想中的人物，她託人疏通，往返未及四次，便成

立了婚約。待黃三將她娶過去，向未半月，黃三便將她載到Y埠來，說是在T埠居住，沒有在Y埠方便。誰想黃三是個萬惡的人販子！用狡計將她賣娼窰裏了！他得了錢便歸了兔兒巢去了。可憐的大荷呼天不應！祇可苟且偷安操了賣笑的生涯！她計算着在嫖客之中，若有靠得住人，必要設法跟他從良去，但至今還未遇其人咧！

直至我回到T市時，猶自替大荷傷感不已！
今年王君昨天從Y埠公幹歸來，他哭喪着臉告訴我說：

「……不想大荷染了強烈的梅毒，被鴉母鞭撻得死去還魂，終至她委屈的死了！一塊破蓆頭捲起她來，扔到荒野去飽那些瘋狗的餓肚子了！……」

呵！一朵含苞欲放的花兒，怎奈得狂風吹來！離開了枝頭，微伴寄養在人家的案頭，花

中雖曾放開鮮豔的花冠，窗外的蝶兒蜂兒，努力向妳獻媚；畢竟爲期難久，剎那間絲枯乾了！便將妳棄在地上！任人的足踏！圾拉箱內都

沒有妳的位置。開花，結果，妳完全沒有盡了貢！是人類的暴殘？是自甘墮落？

二十，八，二十日完稿

節錄總理遺教「黨的進行當以宣傳爲重」

我們有個最好的同志，就是朱執信。他的學問是很好的，對於革命事業又非常熱心，他嘗問我：「革命何以要服從個人？」我說：「這容易解釋，就是服從我的主義便了，譬如道統，也是把個人來作代表的，如說，「孔子之道」。又如宗亦然，如說耶穌教，佛教之類。學說亦是這樣，如進化學叫作「達爾文學說」。我中國講良知的，也叫做「陽明學」。又如一種政策，也可以個人代表，如「孟祿主義」即是代表防備歐洲政策的，以上都是以個人來代表的。我這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也可以叫做孫文革命。所以服從我，就是服從我所主張的革命，服從我的革命，自然應該服從我。」

- 1 發揚本黨主義政綱政策者
- 2 討論各種建設方案者
- 3 運用三民主義之理論以研究社會科學或解答社會問題者
- 4 關於世界革命運動之批判者
- 5 批評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之謬誤者
- 6 中外時事述評
- 7 三民主義的文藝作品
- 二、本刊稿件以語體文為主但亦酌用文言
- 三、來稿須繕寫清楚自加標點符號
- 四、本科對來稿有刪改之權
- 五、來稿如係譯品請附寄原文或註明原文名稱著者姓氏及出版地址亦可
- 六、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加蓋圖章
- 七、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并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八、來稿經揭載後每千字酌致一元至三元之酬金但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九、來稿請逕寄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宣傳科

編輯者 中國國民黨
 發行 天津特別市 黨務整理委員會宣傳科

本 刊 價 目			
寄 費 在 內 郵 票 足 用	定 期		月出二冊每逢一日十五日出版零售每期大洋五分
	全 年	半 年	
	二十四期	十二期	
	八 角	四 角	
	一 元	五 角	